

万物的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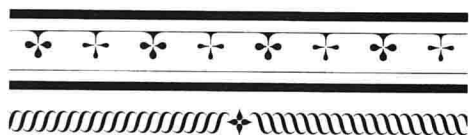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ELIZABETH GILBERT

[美]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 著

何佩桦 — 译





万物的签名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作者 / [美]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Elizabeth Gilbert)

译者 / 何佩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的签名 / (美) 吉尔伯特著 ; 何佩桦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5.3

书名原文 :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ISBN 978-7-5086-5005-0

I. 万… II. ①吉… ②何…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310794 号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Copyright © 2013, Elizabeth Gilber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内文插图 : p. X ; Cinchona Calisaya , p. 38 ; Dioscorea , p. 142 ; Aerides odoratum , p. 290 ; Artocarpus Incisa , p. 388 ; Juglans Laciniosa.
由纽约植物园 L. Esthen 和 Mertz 图书馆提供



万物的签名

著 者 : [美] 伊丽莎白 · 吉尔伯特

译 者 : 何佩桦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4.25 字 数 : 43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4-0415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005-0 / 606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生命的本质，我们看不穿；
但生命的造化，我们了然于心。

珀西瓦尔勋爵



献给我的外婆 Maude Edna Morcomb Olson

纪念她的一百岁诞辰

序 幕

阿尔玛·惠特克，与世纪同生，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五日滑入我们的世界。

很快地——几乎是立即地——伴随着喜悦的各种想法开始围绕着她。

第一眼看到她的女儿，阿尔玛的母亲对此结果感到满意。比阿特丽克斯·惠特克迄今为止运气不佳，未能生出个继承人。她前三次的受孕尝试，在进入胎动期前，即如悲伤的小溪般消失无踪。她最近一次的尝试——一个完美成形的儿子——直挺挺地来到生命边缘，随后却在他本该出生的早晨改变了主意，降临初始即已辞世。在如此痛苦的经历后，任何活下来的孩子都是令人满意的孩子。

比阿特丽克斯抱着健壮的宝宝，用自己的荷兰母语喃喃地祈祷。她祈求女儿长大后健康、明理、懂事，永远不和浓妆艳抹的妇女结成团体，或被低俗的故事逗得发笑，或和漫不经心的男人坐在赌桌旁，或读法国小说，或行为举止像野蛮的印第安人，或以任何方式成为最大的家门耻辱；换句话说，长大后别成为傻瓜。如此结束了她的祝愿——这一祝愿来自比阿特丽克斯·惠特克这位严肃的女子。

产婆是当地人，出生于德国，她认为这是一户体面的家庭里的一场体面的诞生，因此阿尔玛·惠特克是个体面的宝宝。卧室温暖，汤和啤酒免费供应，妈妈身体健康——正如大家对荷兰人所预期的那样。同时，产婆知道自己将拿到报酬，还是丰厚的报酬。任何一个带来财富的宝宝都是不错的宝宝。因此，她也为阿尔玛献上一份祝福，尽管不是过度热情的祝福。

庄园主管汉娜克·德格鲁特则不以为然。宝宝既非男孩，也不漂亮。她的脸就像一碗粥，苍白得像漆过的地板。就像所有的宝宝一样，这宝宝将带来工作。就像所有的工作一样，可能都要落在她的肩上。不过，她到底还是给了孩子祝福，因为给新生宝宝送上祝福是一种责任，而汉娜克总是履行她的责任。汉娜克给产婆清算完工资后便送走了她，并更换了床单。她的工作有个年轻女仆帮忙，这个多话的乡下女孩，是新进的家庭成员，尽管不怎么能干，但她比较乐于看着宝宝，无意于整理房间。女仆的名字并未记录于此，因为汉娜克认为这女孩一无是处，隔天便将她开除，没给她介绍信便打发她走。虽然如此，当天晚上，一无是处、在劫难逃的女仆仍绕着新生宝宝团团转，并渴望着自己的宝宝，还赐给小阿尔玛一份颇为甜美真挚的祝福。

迪克·扬西——一个高大威严的约克郡人，在庄园的男主人手下工作，担任他一切国际贸易事项的铁腕执行者（那年一月，他碰巧住在庄园，等着费城的港口解冻，以便能前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对于新生婴儿没多少话说。坦白而论，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不太多。得知惠特克夫人产下健康的女婴，扬西先生只是皱皱眉，以其特有的简洁语言表示：“难搞，活着。”这可是祝福？很难说。姑且让我们假定他并无恶意，就当这是祝福吧。当然，他绝无诅咒的意思。

至于阿尔玛的父亲——庄园主人亨利·惠特克——则对孩子甚是满意，相当满意。他不介意宝宝不是男孩，也不介意她不漂亮。他并未赐给阿尔玛祝福，只是因为他不是给人祝福的那类人。（“上帝的事情不关我的事。”他经常这样说。）不过，亨利仍毫无保留地赞赏他的孩子。因为，他创造了他的孩子，而亨利·惠特克的人生哲学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他所创造的一切。

为了纪念这一刻，他从他规模最大的温室采摘了一颗凤梨，把凤梨分成几份，和家里的每个人共享。外面正在下雪，十足的宾夕法尼亚州冬季，然而这男人拥有数间自己设计的燃煤温室——这些温室不仅使他成为美洲各个园艺家和植物学家羡慕的对象，也替他带来大笔财富——如果他想在一月吃凤梨，感谢上帝，他就能吃到凤梨。同样地，三月也能吃到樱桃。

而后他回到他的书房，打开他的账本，像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将各种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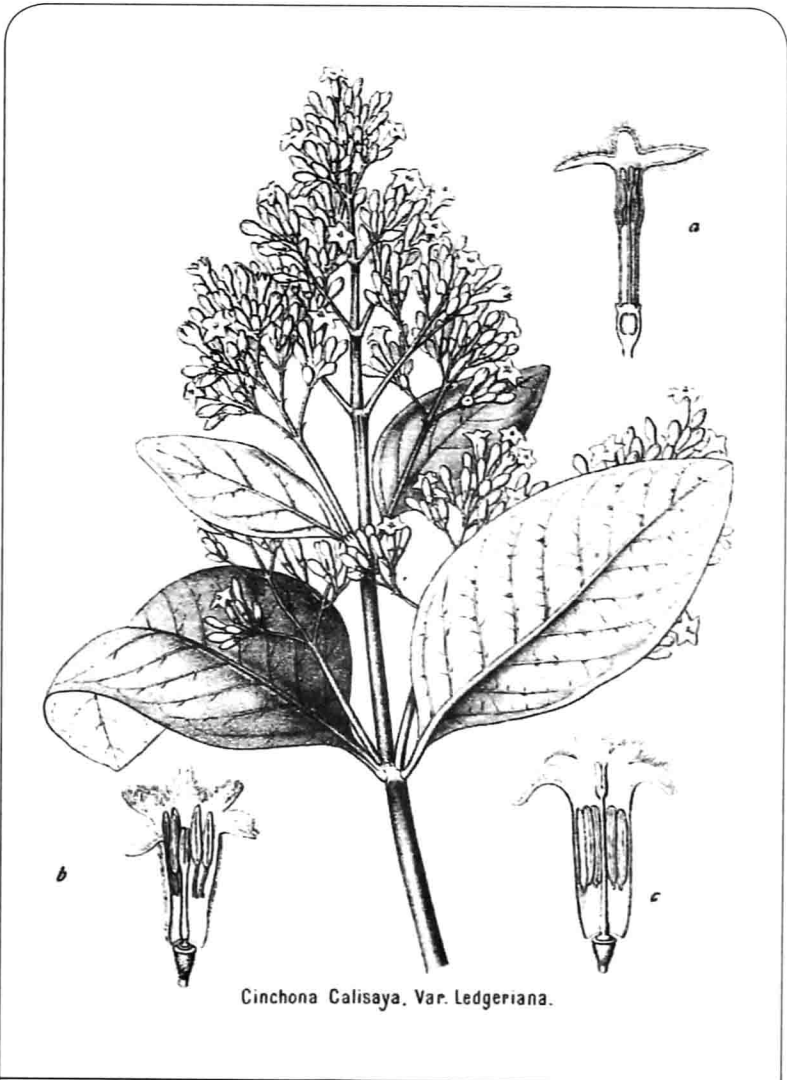
样正式和私人的庄园事务记录下来。他开始写道：“一个高‘桂’有‘曲’的新成员加入我们。”^① 然后继续记下阿尔玛出生的细节、时间和开支。他的笔迹潦草得可耻，每个句子都是拥挤混杂的大小写字母，悲惨地紧贴在一起，彼此相叠，仿佛想从纸页中挣脱出来。他的拼写天马行空，他的标点符号给人带来忧愁的叹息。

可亨利还是写下了他的报告。做记录对他很重要。尽管他知道这些记录在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看来都不可饶恕，然而他也知道绝对没有人会看到他的文字——除了他的妻子。待比阿特丽克斯身体复原后，她将和往常一样，把他的记录抄写在她自己的账簿上，亨利的潦草字迹转译而成的优雅文体，将成为正式的家庭记载。比阿特丽克斯，他一生的伴侣，而且物超所值。她将为他完成这项任务，以及除此之外的许许多多其他任务。

上帝保佑，她不久就会复原。

桌上的文件已经堆积如山。

^① 原文为“A new nobbel and entresting passenger has joyned us”，文中并非谬译，而是忠实呈现亨利·惠特克的拼字错误。——译者注



金鸡纳树，别名小叶金鸡纳树
(*Cinchona Calisaya*, Var. *Ledgeriana*)

序幕 —— VII



卷 一

热病之树

1

卷 二

白亩庄园的小梅

39

卷 三

骚乱的信息

143

卷 四

使命的后果

291

卷 五

苔藓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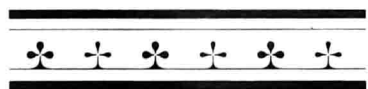
389



致谢 —— 446

卷一

热病之树



1

人生的头五年，阿尔玛确实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在如此幼小的时候，我们都只是个过客——因此她的故事还不高贵，也不特别有趣，只能说，这个平凡的孩子安然无恙地度过她的日子，被财富包围，其富裕之程度，在当时的美国，即便在高雅的费城，也几乎没听说过。她的父亲如何拥有这一大笔财富，是个值得谈论的故事，但姑且让我们等这女孩长大，再娓娓道来。在一八〇〇年，一个出身贫寒、几乎不识字的男人成为城里最有钱的居民，是一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寻常的事，因此，亨利·惠特克致富的方式确实有趣——尽管或许并不高贵，正如他自己也会率先承认的那样。

亨利·惠特克一七六〇年出生于伦敦溯泰晤士河而上的里士满村。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父母贫寒，已经生了太多的孩子。他在两间小屋里长大，脚下是踏平的泥地，头上是凑合的屋顶，炉前几乎天天都有食物，有个不喝酒的母亲，不揍家人的父亲——和当时的许多家庭相比，换句话说，几乎是一种有教养的生活。他的母亲甚至在屋后有块自留地，种飞燕草和羽扇豆，用作装饰，像贵妇人那样。不过，亨利并未被飞燕草和羽扇豆蒙骗。他自小和猪隔墙而睡，在他的生命中，贫穷无时无刻不让他觉得难堪。

倘若他从未见过周遭的财富，用以比较他自己的贫寒家境，亨利对自己的命运或许会少些不满——但这男孩成长过程中不仅目睹了荣华富贵，更见识了皇家气派。里士满有一座王宫，以及被称作邱园的皇家公园，由奥古斯塔王妃专业栽培，她从德国带来园艺家，渴望把真实卑微的英国草地，弄成虚假豪华

的景观。她的儿子，未来的国王乔治三世，在此度过他孩童时的夏天。乔治登基后，试图让邱园成为值得与欧洲大陆的对手相较量的植物园。英国人，在他们湿冷孤立的岛上，于植物研究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因此乔治三世迫不及待地想迎头赶上。

亨利的父亲是邱园的果树栽培师——一个谦卑的男人，受主子们尊重，就像任何尊重谦卑的果树栽培师的人一样。老惠特克先生具有让果树结果的天赋，对他的主子们更是崇敬。（“他们与众不同，”他说，“他们花钱买地找麻烦。”）有一次他把生了病的标本幼芽嫁接在强壮的根茎上，以黏土固定，因而拯救了国王最心爱的苹果树。那一年，苹果树从新枝长出果实，不久即硕果累累。为此奇迹，老惠特克被国王亲自起了个“苹果魔术师”的绰号。

苹果魔术师尽管拥有天赋，却是淳朴之人，还有个羞怯的妻子，可不知怎么的，他们生出六个粗暴的儿子（包括一个被唤作“里士满恐怖之星”的男孩，另外还有两个在酒馆斗殴中死于非命）。年纪最小的亨利，在某些方面是他们当中最粗鲁的一个，或许也有此必要，才能在兄弟之间求得生存。他是只顽强、持久的小赛犬，一个瘦小的爆炸装置，能坚强地挨哥哥们痛扁。他勇猛无畏，因而经常接受其他人的试炼，他们喜欢怂恿他铤而走险。即使撇开他的哥哥们不谈，亨利也是个危险的实验家、点燃非法之火的人、在屋顶蹦来跳去、嘲弄家庭主妇的人，对更小的孩童构成威胁；一个从教堂尖塔掉下来或者淹死在泰晤士河也没有人会感到意外的男孩——尽管纯粹出于凑巧，这些场景也从来没发生过。

不过，和哥哥们不同的是，亨利尚有一点可取之处。确切而言，是两点：他很聪明，而且喜欢树木。倘若说他像他父亲那样敬仰树木可能言过其实，不过他喜欢树木，因为在他贫困的世界中，树木是让他能轻易学习到的少数东西之一，而经验让亨利懂得，学习使一个人比其他人具有优势。如果想继续生存（亨利确实想），如果想大展宏图（亨利也想），那么任何学得到的东西，都应该去学。拉丁、写作、箭术、骑马、跳舞——这些全无亨利的份儿。可是他有树木，他有他的苹果魔术师父亲不厌其烦地教导他。

因此，亨利学会使用每一种接枝工具：黏土、蜡和刀，学会以合宜的技巧

接芽、引导、劈裂、栽植和修剪等诀窍。他学会在土壤保水紧实的春季和土壤松软干燥的秋季移植树木。他学会用木桩固定并覆盖杏树以防风灾、在橘园栽植柑橘、熏走醋栗上的霉、截去无花果树的病枝，以及学会何时只需放宽心等待。他学会撕去老树的残破树皮，毫无感伤或后悔地彻底撕到地面，以挽救它垂死的生命，让它再多活个十几年。

亨利从他父亲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尽管他为这个在他眼里堪称懦弱的男人感到羞耻。倘若老惠特克先生果真是苹果魔术师，亨利如此推想，那么国王的赞赏何以未能转化为财富？愚蠢的人都赚了钱——而这些人还真不少。何以惠特克家仍与猪同住？而就在不远处，有王宫的绿色大草坪和宫女街上的舒适寓所，王后的侍女们睡在寓所内的法国床单上。亨利有天爬到雕琢华丽的花园围墙墙顶上，看到一位仕女，身穿象牙色礼服，骑着她那匹完美的白马，正在练习马术，一名侍从正拉着小提琴给她助兴。里士满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而惠特克家却连地板都没有。

亨利的父亲从来没争取过什么。他挣得的微薄工资三十年来不曾改变，也从来没有一次对此表示异议，在户外的恶劣气候下长时间干活儿，以致毁了自己的健康，他也从来没抱怨过。亨利的父亲选择了最谨慎的人生道路，尤其在与上等人打交道的时候，而他把每个人都看成是上等人。老惠特克先生始终主张，绝不得罪人，绝不占便宜，即使是送上门来的便宜也不占。他对儿子说：“亨利，别意气行事。你只能杀一次羊。可是只要谨慎小心，你每年都能剪羊毛。”

有个如此软弱、容易心满意足的父亲，亨利除了用自己的双手紧紧抓住他所能抓住的东西之外，还能期望从人生中取得什么？一个人应当获利，亨利十三岁时便开始告诉自己。一个人应该每天都杀一只羊。

可是去哪儿找羊？

从那时起，亨利开始偷窃。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邱园已成为植物界的诺亚方舟，收藏了数以千

计的标本，以及每周新到的货物——来自远东的绣球花，中国的木兰，西印度群岛的蕨类。更重要的是，邱园有个雄心勃勃的新总管：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他为库克船长的“奋进号”三桅帆船担任首席植物学家，刚从他成功的环球航行中归来。班克斯不领薪水（他说他只关心大英帝国的荣耀，尽管有些人认为他只是有点儿关心班克斯爵士的荣耀），现在正满怀激情地采集植物，决心打造一座蔚为壮观的国家园林。

哦，班克斯爵士！那位长相俊美、爱拈花惹草、野心勃勃、求胜心切的冒险家！这男人与亨利的父亲截然不同。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一年六千英镑的遗产庇荫下，班克斯成为英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他还被公认为最帅的男人。班克斯大可闲暇奢侈地度过一生，可他并未那么做，而是设法成为最具胆识的植物探险家——从事这项事业的同时，却未牺牲一丁点儿奢华或绚丽。班克斯自掏腰包，为库克船长的首次远征支付大笔费用，这使他有权利把两名黑人男仆、两名白人男仆、一名备用植物学家、一名科学研究秘书、两名美术家、一名绘图员和一对意大利灵缇犬，带上那艘狭窄的船。探险途中，班克斯勾引过塔希提皇后，和野蛮人在海滩上裸舞，在月光下观看异邦女孩为臀部刺青。他把一个叫欧迈的塔希提男子带回英国当宠物，他还带回近四千种植物标本——其中近半数在科学界前所未见。班克斯爵士是英国最有名、最帅气的男人，亨利对他万分崇拜。

可亨利仍然从他那里偷了东西。

只因为机会就在那里，而且是如此明显的机会。班克斯在科学界不仅以伟大的植物收藏家闻名，还是个伟大的植物囤积者。在那些讲究礼貌的年代，研究植物的绅士通常会彼此间自由地分享他们的发现，班克斯却不分享任何东西。教授、达官贵人、收藏家们，从世界各地前来邱园，带着合理的期望，希望取得种子和插枝，也想从班克斯庞大的植物标本室取得样本——班克斯却——打发他们走。

班克斯是个囤积者，让年轻的亨利很崇拜他（倘若他有任何宝藏的话，也不会分享自己的宝藏），然而，在这些挫败的国际访客气恼的脸上，他很快看到了机会。他等在邱园外面，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拦住他们，偶尔会碰上他

们正以法语、德语、荷兰语或意大利语咒骂班克斯。亨利走上前去，问他们想要什么样本，并答应他们，在周末前取得这些样本。他总是随身携带小册子和木工笔；假如这些人不会说英语，亨利便请他们绘图示意。他们都是杰出的植物艺术家，因此表明自己的需求并非难事。深夜时分，亨利偷偷潜入温室，从那些让巨炉在寒夜通宵燃烧的工人面前飞奔而过，偷植物牟取利润。

他恰好是这项任务的合适人选。他精于植物鉴定，善于保存插枝，在园区是张熟悉的面孔，不会引发猜疑，且擅长掩盖自己的踪迹。最重要的是，他似乎不需要睡眠。他整天在果园和他父亲一起干活，然后彻夜行窃——稀有植物、珍贵物种、仙履兰、热带兰花、来自新大陆的食肉奇观。他还把尊贵绅士们画给他的植物素描全部保存下来，予以研究，直到他对世人渴望的每一株植物的雄蕊、雌蕊都了如指掌。

就像所有能干的窃贼一样，亨利对自身的安全谨小慎微。他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人，他把自己的进账埋在邱园各处。他不曾花过一分钱。他让他的银币像好砧木一样，在土壤中休眠。他累积财富，等待日后大量喷发，给自己买下成为有钱人的权利。

不到一年的时间，亨利已经有不少常客。其中有个上年纪、来自巴黎植物园的兰花培育者，给了这男孩恐怕是他此生第一句的恭维：“你是个有用的臭小子，是吧？”不到两年的时间，亨利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仅卖植物给认真对待植物的人，也卖给在伦敦渴望收藏珍稀标本的富绅圈。不到三年，他把植物样本非法运往法国和意大利，用苔藓和蜡巧妙地包装插枝，以保证平安抵达目的地。

可是最后，在三年的不法冒险之后，亨利被逮个正着——而且是被自己的父亲。

平日睡得很沉的老惠特克先生，有天发现儿子在午夜过后离开家门。出于一个父亲本能的怀疑，他感到万分难过。于是跟踪他来到温室，目睹筛选、行窃、巧妙包装的过程。他立即看出盗贼作案的谨慎行径。

亨利的父亲没揍过儿子，即使在儿子应该被揍的时候（而他们经常应该被揍），当天晚上他同样没揍亨利，也没直接和儿子对质。亨利甚至不知道自

己已经被逮住了。不，老惠特克先生做了件更糟的事。第二天早上，他立即要求与班克斯爵士单独会面。像老惠特克这样一个穷光蛋，要求和班克斯这样的绅士谈一谈，这事儿可不多见。可是三十年来孜孜不倦的劳动，使亨利的父亲在邱园赢得尊重，足以取得打扰的权利，即便仅此一回。没错，他是个又老又穷的人，可他也是苹果魔术师，拯救了国王最心爱的树，这一头衔给了他通行证。

老惠特克几乎是跪倒在班克斯面前，垂着头，像圣徒一样地忏悔。他供出儿子亨利的可耻事迹，以及他对亨利恐怕已行窃多年的猜疑。他提出辞去邱园职位作为惩罚，只要他的孩子免遭逮捕或伤害。苹果魔术师答应带全家人远离里士满，保证邱园和班克斯从此不再被惠特克的名字玷污。

班克斯——果树栽培师高尚的荣誉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拒绝了他的辞呈，派人去把亨利本人找来。当然，这同样很罕见。如果说，班克斯爵士在他的书房接见一个文盲园丁实属罕见，那么，他接见一个文盲园丁的十六岁儿子则是天方夜谭。或许，他应当把这孩子抓起来就得了。然而，偷窃可是绞死罪，比亨利年幼许多的孩子都被处绞刑了——而他们的罪行还轻微许多。尽管自己的收藏遭人侵袭很是难堪，班克斯却对这位父亲深表同情，因此在召来法官之前，他决定自己先行调查问题人物。

问题人物走进班克斯爵士的书房，原来是个瘦高、黄头发、寡言、眼睛迷蒙、肩膀宽阔、胸膛凹陷的年轻人，苍白的皮肤因为经常暴露在风雨和阳光下，已经磨损。这孩子虽然营养不良，个子却很高，有一双大手。班克斯看出他将来会长成大个子，只要他能吃得好。

亨利不是很清楚自己何以被召来班克斯的办公室，不过他的脑袋足以猜到最坏的情况，因此大感惊慌。唯有通过十足的倔强顽抗，他才能在走进班克斯的书房时，不被看出在发抖。

不过老天爷，这书房真美！班克斯的穿着多么华丽，戴着他光洁的假发，一身闪亮的黑色天鹅绒套装，亮晶晶的鞋扣和白长袜。亨利刚走进房门，就已为雅致的红木办公桌估出价钱，贪婪地扫视堆在每个书架上的精美收藏盒，欣赏地打量挂在墙上的库克船长俊美的肖像。老天爷，光是肖像框，肯定就值